

文学杂谈

散文创作的另类表达

□ 黄华斌

6月8日中午,禁不住一种“诱惑”,还未从近两千公里长途跋涉的疲惫中恢复过来,我就带着两名老师直奔流水镇,参加省作协的文学下乡活动。

任蒙,文化学者,擅长历史散文。其人,我并不熟悉,其文,几无涉及。从讲座开场对主讲人的介绍中,始知他成果丰富,且影响很大。这似乎又印证了一个文学结论:创作成就决定地位。听完他关于《散文的难度与时代的高度》的报告,我竟有了想读其作品的冲动,当即给松滋市作协周卫刚主席悄悄发了个信息:省作协的赠书中是否有任蒙的著作?若有,请帮忙弄一本。

因耳目一新,所以心有所动。“散文,有着高贵的血统,代表着文学的高度,也代表着文化的高度。”一语惊人!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散文的这种崇高定位。在很多作家和一些读者的眼里,散文似乎很难与小说比肩。散文也因其小篇幅和大众化,常常不被重视和推崇。在很多人看来,散文创作,似乎不是一件具有什么高度和地位的事儿。但在我心存疑惑时,他对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历史分析又让我不得不跟着他坚信起来。

因实践经验,所以心有共鸣。创作者谈创作,与一般的写作教学“味道”就是不一样。从“有闻必录”的游记散文,到“家长里短”的情感散文,再到“往事流水账”的怀旧散文,任蒙对当下各类散文文体的现状和问题分析一针见血。“感动自己的,不一定就能感动别人。”这句话比过去常说的“要想感动别人,首先要感动自己”更有现实针对性,其意义在于警醒:散文写作面临“超越自我的难度”。

因通俗实在,所以心有触动。“散

文中必须有自己,而且是真实的存在。”这话直击当下一些散文创作的“虚浮”之风和“越界”之举,“拿出吃奶的力气写好平常事物,写出深度。”意在纠正当下一些散文创作刻意追求高大上的素材,而忽视平凡生活典型细节的功夫。

因为思想深刻,所以心有所信。任蒙说,好的散文是“思考”出来的。在听其举例的间隙,我抓紧在手机中查阅了他的一些散文作品,一篇篇,一段段,字里行间弥漫着思想的芬芳。坐在我身旁的关老师悄悄说,他的语言文字很有点余秋雨的风格。

关老师的详说引起我的共鸣,但我又似乎感到任蒙不同于余秋雨。他的语言文字,同样是文化,是历史,是人物,但多一些思辨的气质,诚如他自己所说,是“发散性思维”。比如,这样一些“金句”：“大海的呼吸有多深,它的浪就有多高。”“很多人都想用双手改变命运,但命运总是千篇一律地改变了他们的手。”这些语言,充满了哲学的智慧,隽永。为什么各地有那么多的教学机构在中高考语文试题中采用他的散文?我想,答案正在这里,语言的精妙和思想的深邃。

因格局宏大,所以心有敬意。“情怀重于技巧。”厘清散文创作的“道”与“术”,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格局的情怀。回想起任蒙的人生经历:高中生,教过书,当过兵,成为领导干部,却一刻不忘文学创作的初心,始终追寻着散文创作的“时代高度”。任蒙说,文学创作重在“无师自通”。其实,“师”无时不在,在生活里,在所处的时代,在自己的心中,在思辨和思想的过程中。

感谢任蒙,一场关于散文创作的另类表达,直抵我们的心灵。

圈子化与粗鄙化

□ 李伟明

常听有人说,如今文学不景气了,越来越边缘化。究其原因,有人认为这是这一届读者出了问题,不爱读书;有人则认为现在的作家不行,写的东西没法看。两种说法,都有一定的道理。我感觉,在一定程度上,当前文学创作呈现两个极端:一是传统文学圈子化,自娱自乐,排斥大众读者;二是网络小说粗鄙化,直接拉低读者审美水平。

传统文学依然靠纸质载体传播为主。由于种种原因,现在的报刊、图书发行量越来越少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别说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最风光的时候相比(那时的刊物、图书,动辄数十万、上百万发行量),就是和10年前甚至更近的时间相比,也是每况愈下。当年风行报刊亭的杂志,很多仍有十几万、几十万的发行量。现在呢,以我常订的几份杂志为例,打听了一下,已经只有万把份甚至几千份的打数了。还有一些纯文学刊物,则成了以内部交流为主。当然,报刊亭也无从找起了,有时偶尔想起去报刊亭找杂志的事,竟然恍如隔世。

图书的情况同样不乐观。十几年前,我们这种无名作者的小书,被出版社相中,也可能开机就是一两万册。而现在,据熟悉的出版社编辑透露,一般的图书,几千册就算好了,以万计算则是凤毛麟角(“畅销书”的标准也就是万册而已)。甚至,一些获得某某奖项的图书,发行量也不过如此。更多的作品,只是印个千把册,由作者自己拉回去处理。于是我就不禁想,一本书的读者那么少,影响能大到哪里去?某些名头大得吓死人的奖又能说明什么问题?

可是,发行的窘境,却似乎并不影响作家们享受文学盛宴。在圈子里,永远都是繁荣景象。评论起作品来,都是立意高远思想深刻,都是重大创新非凡突破,总之之势一片大好,让人觉得当今文学果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。可惜的是,这又似乎是个只有“著名作家”不见“著名作品”的时代,真正在读者当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并不多见。

更让人费解的是,时下的很多作品,不管是小说、散文还是诗歌,不论在写法上还是内容上,确实高读者越来越远。说得不好听,很多东西,读者要么看不懂,要么不想看。不知是错觉还是事实,我总是感到,有些作家,就是不喜欢好好说话。本来一句话能整明白的东西,他非得给你绕出一百句来,没把你绕晕则不罢休。那些絮絮叨叨的语言,常常让人不知所云,怀疑作者是不是在说梦话。也许,在文字面前,他是高明的,我辈是低能的。但是,他不愿受众心理,不管读者感觉,那么,最终只能“曲高和寡”,绕给自己看。从一些文学刊物也可看出,他们的话语体系,并没有考虑普通读者,这些文字,是给专业人士看的,并不给圈外人看。于是,

传统文学的圈子化现象便越来越严重,传统写作者也因此把自己封闭得死死的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圈内喝彩不断,圈外却置若罔闻。

相对于传统文学,网络文学倒是热闹得很。在路上、车上、电梯里,处处可见“低头族”。很多人捧着手机,便是在专心致志地看网络小说。由于它们时不时从网页上主动跳出来,我也曾经怀着好奇心点击过几次。这一看才知道,原来,很多网络小说,都是一个套路:要么一个受尽欺凌的穷小子忽然获得了超人的力量,从此快意恩仇,报复性对待社会;要么是一个落魄倒霉的基层小干部因为某种因素,意外走了桃花运;要么就是一个被人无视的傻子突然开了窍,从此行走人间无往而不胜……总之,不仅文笔粗鄙,不讲章法,而且毫无逻辑,更谈不上什么思想性启迪性价值性。说穿了,那就是一个个不切合实际的白日梦而已,不知读了之后,能收获什么?

按照某些网络小说的套路,文学的认知功能、教育功能、审美功能统统可以一边歇着去,剩下一个无厘头的娱乐功能就行了。小说的结构、语言、逻辑、思想统统都要作废,爱怎么写就怎么写,根本不需要自圆其说,更别说模仿、剽窃这些突破底线的问题了。其实,文学固然可以天马行空,但同时也是“法而无法”——它的前提还是有“法”的。就算是《西游记》这样的神话小说,人家也要遵循基本的客观逻辑,你看孙悟空虽然有七十二变,但到了饭点,还是得老老实实拿着钵子去化缘,而不能随便变个馒头出来给大家吃。

若是读了点文学理论,对某些所谓的网络小说可能会直接看不下。问题是读过文学理论的人毕竟少,更多的读者,未必明白那些浅显的道理,难以辨别作品的优劣。这些东西因为来得快,而且极其通俗,读起来完全不用动脑,于是,很多只追求感官刺激的人,便认准了这类文字。养成习惯之后,他们更加远离书籍,只愿意在网上看那些东西。长此以往,我真担心人们的整体阅读水平、鉴赏能力要被这种“作品”拉低。

一方面是圈子化,冷拒拒绝圈外的读者;一方面是粗鄙化,直接秒杀文学的标准。任由这两种情况蔓延,文学如何走向繁荣兴盛?人们真的不需要文学了吗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不管社会发展发展到哪个地步,文学都将与人类共存,优秀的文学作品始终是人类的精神营养。同时,文学作品也应经得起社会的检验,时间的检验。

既然时代并没抛弃文学,那么,传统文学如何避免孤芳自赏,让圈外的人也来阅读?网络文学如何提升质量,让作品达到应有的要求?不管哪种样式,如何把作品的雅与俗结合得更理想些?这就是写作者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了。

亲情随笔

父爱如山。无论我走到哪里,父亲都会在我身后默默地守护着我。小时候,父亲的肩膀总是能给我安全感,他的温暖和坚定总是能让我充满信心。长大后,父亲的关爱和支持依旧如一座高山般稳固,引领着我走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。

记得小时候,每次回家路上,看见父亲静静地等在门口,我的心中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他的微笑和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深情和疼爱,给了我真挚的温暖。虽然他并不会大声表达,但我知道,在父亲的心中,我始终是他最珍贵、最重要的人。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父亲的支持和鼓励就像一道崇山峻岭,让我能够攀登到更高的地方,见识到更广阔的天地。他从来不会对我的错误和缺点指责和责怪,而是总是鼓励我勇敢面对,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他耐心地倾听和理解,给我提出正确的建议和方法。他的爱和支持,让我能够成为如今的我。

每当我走在宽广的路上,静卧在温暖的阳光下时,总是能看见父亲的身影。他高大魁梧,性格沉稳,总能给我以无限的安全感。尽管他说话不多,但我知道,他始终在默默地关心着我,而这份关心和付出,终将变成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在学校被欺负了,当时真的很害怕,心中充满了失落和委屈。但是,父亲的出现,像是一个天使般降临。他没有责备我,只是默默地给了我一个拥抱,表达了他的心意。那一刻,我感到内心的疼痛渐渐消散,父爱如山般无私地保护着我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父亲的爱依旧像一座山峦般高大稳固。每当我遇到选择题和挫折时,他总会安慰我、鼓励我,并教我如何面对问题。尽管他的话语不多,但总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就像有一次我和他一起爬山,我感觉自己太累了,不想再走了,父亲却轻声地对我说:“孩子,只要坚持,就能登上山顶,风景一定会更美。”这句话让我倍感温暖,让我重新充满了力量,继续向前。

除了在成长过程中给予我无尽的支持与鼓励之外,父亲也默默承担着家庭的重担。在我上小学时,他每天早上都会准时送我去学校,下午也会早早来接我放学。从未听到他抱怨过这些繁琐的事情,用他的话说,这是 he 应该做的,也是他想要为我们做的。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,把家庭放在第一位。在家庭生活中,父亲的角色无疑是重要的。他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和义务,为家人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。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,父亲都始终是家庭的中流砥柱,给予家人最稳固的依靠。他默默地付出,默默地守护,让我们的家庭永远充满着温馨和幸福。

如今,我已经逐渐长大成人,而父亲也步入了老年。但是,他的爱依旧像一座山般高大稳固。每当我面临人生的选择和困难时,他总是在默默地支持和鼓励着我。他的爱如山,就像一座灯塔,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。无论我走到哪里,无论我面临什么困境和挑战,他的爱始终为我提供最坚实的后盾。

每当我面临纷繁的人生选择和挑战时,父亲总是在默默地为我祈求、支持和鼓励。他的爱,像一道最明亮的光芒,指引我走出了人生的迷茫和困惑;他的爱,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孜孜不倦地滋润着我的心灵,让我懂得了爱和关怀的力量,也让我拥有了坚强而自信的人生态度;他的爱,不仅象征着坚韧和稳健,更蕴含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和对生命的敬畏和珍视。感恩父亲,让我拥有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庇护和动力。

再次感谢父亲,感谢他的父爱如山,让我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我相信,在父亲的引领下,在他父爱如山的庇护下,即便生活中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,我也会坚定前行,勇敢地迎接每一个人生的挑战。



舌尖美味

家乡的豆浆粉

□ 范惠玲

清晨的闽北家乡,豆浆粉的香气从老街巷子口溢了出来,鼻子里都是。睡醒了一个晚上,就等这一碗,非得等这圆润Q弹的豆浆粉浸过了舌头,过了嗓子眼,这一天才会过得踏实,不然总会恍恍惚惚,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所谓的豆浆粉,是把豆浆作为青米粉条的调料,用食盐、红酒、味精、姜末、葱花、香菜作辅料加上一碗滚烫的米粉,这味传统美食即名豆浆粉。

家乡人对豆浆粉情有独钟,他们早餐几乎是在粉店吃豆浆粉。外地朋友到了家乡,开始对豆浆粉不以为然。看见街头粉店人进人出,熙熙攘攘的,禁不住也会去尝一碗。这一尝便尝出了滋味,也尝出了缘分。再访家乡时,他便会说:“早餐吃豆浆粉去。”一种美食,一种创意。不知谁人的杰作,把寻常之物豆浆与粉条这般配成对,成就了一方美食。

豆浆粉的制作工艺也很讲究,粉条原料要选用隶属家乡一个乡村的上白晚米,磨粉的粉浆要揉透,棉粉要用细孔粉饰,粉条煮熟捞起后还要用清水洗三遍,去净粉浆再放在竹筛里沥干,赶快送到店中应市,故俗称刚出筒粉。这种粉条细

我经历过自然灾害时期,饿过肚子,挨过病痛,备受贫穷。然而在这苦乐同生艰难共度的岁月里,伟大的母爱之情,始终滋养着我,为我的灵魂深深珍惜。

直到今天,我惜粮如珍,剩饭剩菜舍不得倒,注重家教传承,推崇俭以养德,餐桌之上,“吃相问题”,我见之必说,不怕说个寂寞,还要立字为规,传之为鉴,此家教责任所在,不敢沉默。

儿时的饿,始终压在母亲的肩膀上,装在母亲的心窝里。我小时候常因蛔虫肚子疼,疼得哭,不吃飯。也因寻猪草不小心镰刀划伤脚跟,无法走路。但上学我是一天不耽搁的,饿着肚子也要去,爬也要去。这种情况下,每次都是母亲背着我去,而每次老爷爷都故意下雨,两三里路,泥烂路滑,摇摇晃晃,跌跌撞撞。我伏在母亲的肩膀上,母亲汗流浹背气喘吁吁那是可想而知的,让人难忘的是没伞,她头顶一块化肥袋子拆开的塑胶纸,脚下那双打了几块红色补丁的黑胶靴面目全非,沾满了厚厚的泥巴。

母亲是“半小脚”,缠足没成功,留下半残之痛,又是“半边户”,父亲在外工作,帮不上她,她便是里里外外独自撑起这个家。集体田里忙,样样农活走在前,多年担任生产小队妇女队长;忙了田里忙家里,一日三餐,缝补浆洗,培植菜园,人情往来,没有一件比农活轻松;再忙里偷闲带我们姊妹5个。

家里劳力不够,工分分值又低,“超支户”的帽子没用过。为了不因工分“不达标”而扣口粮,我姐小学毕业就辍学参加生产,我也在假期出工学洗秧、赶碓、挑泥粪、做水利。那年正月,我和我姐作为家里“一个半劳力”上堤做水利,每天鸡叫就出门,赶8里路,到董家湖挖渠筑堤。一天带的饭真好吃呀!香呀!我告诉母亲,母亲说出真相,原来是我生日,母亲往我饭里拌了一坨猪油,藏了一个油炸鸡蛋。

那时的猪油拌饭,美餐一绝。

母亲不知疲倦常常夜战,与那盏灯火如豆的煤油灯一起,绽放出自己所有的光,纺棉纱,缝补衣裳,做全家人的布鞋。在这两束光里,我姐学着做针线纳鞋底,我伏在那方小桌上做作业,梦想着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早日到来如同太阳升起。有时我一觉醒来,堂屋里纺车还在呜呜响。

母亲一字不识,大道理不多,但通情达理,教育子女一句话管用,让我受益终身。我透露某何子寻猪草偷扯了生产队的萝卜,母亲只一句“你要正直为人”。我帮着菜园浇粪掩掩鼻子,母亲说“不要贪生怕苦”。父亲和好友同事孙伯一起来家里,我获赠孙伯那个超有范的、流行色的“军用”黄布挎包,母亲叮嘱“要感恩人家的好”。我抢话插话,母亲白我一眼:“大人说话娃儿听,大人放屁娃儿吞。”

我有时不听教导,让母亲很难为情。那次舅娘姨妈来客多,桌上菜品不丰满,母亲担心我上桌抢菜,悄悄交代等客人吃完再上桌。我不服,扯起嗓子公开叫板,“他妈什么舅娘姨妈的,老子要上桌”,惹得客人们哄堂大笑,赔笑几十年。

母亲近70岁才说服离开农村,到我工作的县城生活。她怕连累我一个,有时到我姐那,有时到我弟或我妹那,随处生活一年半载。姊妹们也都高兴轮流接她去,保她愉快颐养天年。母亲晚年查出高血压,曾经颅内出血,经县医院精心医治转危为安。再以后发现肠穿孔,医生建议“保守”治疗,年岁太高,伤口愈合有问题,并发症……我坚持手术抢救,毫不犹豫签字如出意外不怪医生。

术后果然伤口恶化,我们姊妹们尽心尽力,“死妈当活妈医”,一边请医生朋友专业清洗消炎,一边买土黑鱼煨汤喂食,擦洗身子,翻身按摩……果然出现奇迹,不出一月,伤口愈合长出新肉,又活10年。

2020年6月27日,98岁高龄的母亲平静离世。如今,母亲离开已经3年,望在此倾我绵延不绝的思念。